



Fudan Translation Series

西方经济社会思想名著译丛 / 韦森 主编

上册

政治经济学常识

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英] 菲利普·威克斯蒂德 / 著

李文溥 / 等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Fudan Translation Series

西方经济社会思想名著译丛 / 韦森 主编

上 册

政治经济学常识

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英〕菲利普·威克斯蒂德 / 著
李文溥 / 等译

復旦大學出版社

探索中华民族的振兴富强之路,建设一个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已成为近代以来无数中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有识之士长期追寻的一个梦想,亦有无数志士仁人为之付出过艰苦卓绝的努力。通观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主旋律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这一思想启蒙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学界从西方翻译出版了大量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内的近现代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思想名著,以致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晚清和民国以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对西方近现代以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某些理论和一些普世价值的转译、继受、改造以及对象化(embodiment)的过程。

经历了晚清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新中国 1949 年建立和 1978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目前正处在 21 世纪伟大历史复兴的一个节骨眼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迅速市场化,既为经济增长提供

了强大的动力,亦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和挑战。未来中国向何处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所确定的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的社会目标如何实现?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无数次战乱和王朝更替,中华民族如何才能在21世纪型构出一个既能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社会长治久安、人民康乐幸福,又公正和合理的制度安排?这均是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面对这些亟须回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一些社会共识正在中国社会各界内部慢慢形成,这其中包括: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良序运作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而良序运作的法制必须由一个宪政民主的政制框架来支撑。换言之,只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与宪政民主政制下的良序法律制度相结合,才会构成一个现代法治社会或曰法治国家。

然而,为什么现代市场经济的运作自然要求民主与法治?到底什么才是一个“法治社会”或“法治国家”?一个现代法治社会的存在和运作的法理及伦理基础又是什么?要恰当认识这些问题,就要求中国学界在当今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发展的动态格局中,能明辨出人类社会运行的一些基本法则和人类社会的一些普世价值。要做到这一点,广泛阅读并理解西方近现代以来在各学科内部不断出现和形成的一些经典名著,尤其是在经济学的社会选择理论和福利经济学与伦理学、政治学、法学等相近学科交叉领域中的一些经典文献,是一个必要前提。从这个角度来看,译介国际上已经出版的与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有关的一些经典文献,无疑是一项基础性的理论工作。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和一些学界的朋友、同事、身边的几个学生,与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同仁一起,共同策划了这套译丛。我们希

望,通过这套丛书的陆续翻译出版,能在译介中汲取并型构思想,在思想中反思现实,进而在东西方文化与思想观念的差异的审视中,以及在东西方社会制度演化变迁的不同路径的比较中,来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趋势。有了这个宗旨,在选编这套译丛时,我们基本上打破了——或曰已超越了——目前已形成的一些现有学科划分的界限,不仅选取了西方一些经济学名家的著作,也选取了国际上法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其他学科中一些名家和大师的经典作品。我们希望,通过把这些名著翻译为中文,使国内学界和广大青年学子能对西方近现代和当代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对现代市场运行的基本条件以及对其政治和法律制度基础的理论阐释有所了解。只有通过这样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我们才能较恰当地认识一个现代社会的公平、正义、合理和效率原则,才能理解那些确保市场运行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法治制度的法理和伦理基础。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才有可能期望社会各界逐渐形成在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上的一些“重叠共识”。

为了达至这一目标,我们把这套丛书设计为一个相对开放的体系:其一,既不囿于某一学科,也不限于任一流派,并对不同学科、不同学术观点、不同政治主张,甚至不同政策见解,完全持一种包容和开放态度;其二,我们会随着对国际上哲学社会科学经典文献认识的增宽和加深,以及随着对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新近发展动态的把握,不断把西方学术思想中的一些新的和真正的精华引介到中文中来,从而期盼未来中国的学术思想界能大致与世界同行同步探索,共同推进人类经济社会思想探索的前沿边界,并为未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探寻深

层的学理和思想基础。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在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契机面前，让我们以一种开放的胸襟、开阔的视野和海纳百川的宽容心态，来广泛汲取人类各文明社会中业已形成并积累、发展起来的思想精粹，努力明辨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所接受和认同的一些人类社会普世价值，明天道，育新民，开心智，共同呼唤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新思想启蒙和精神复兴。值此，我们由衷地希望，经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这套“西方经济社会思想名著译丛”的出版，能汇集编者、译者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涓滴汇流，增益于未来中国的法治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型构与建设。

2008年6月12日晨谨识于复旦园

序 言

菲利浦·亨利·威克斯蒂德(Philip Henry Wicksteed)——收录在本卷书的《政治经济学常识》及其他一些论著的作者是刚刚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最非凡的智者之一,是唯一神教派牧师的领导成员^①。威克斯蒂德是他那个时代研究中世纪社会的最重要学者之一,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是一位在知识的高度技术性分支领域作出了具有永久价值的贡献的学者。同时,他又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在没有刻意推广的情况下,他成功地推动了他所研究的众多领域为世人所知。几乎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整合如此广阔的学术领域知识,并且在各个方面都取得相当优秀的成就。

威克斯蒂德的主要生活经历也很快为人所知^②。他多种多样的人生经验与其说来自思想过程,不如说来自他的人生经历。1844年10

① Uniearian; 唯一神教派。认为上帝只有一位并否认基督神性的教派。——译者注

② 全面介绍威克斯蒂德的生活经历和学术成就的论著,请参见C·H·赫弗德(C. H. Herford)所著《菲利普·亨利·威克斯蒂德——他的生活和工作》。在准备这个序言时,我大量地引用了其中关于威克斯蒂德经济著作的一章,我曾参与了那一章的写作。同时,在结合更多深入思考和更多信息的基础上,我对一些具体的内容作了充分的扩展,并略微改变了重点。

月,威克斯蒂德出生在约克郡的利兹镇^①,他的父亲查尔斯·威克斯蒂德(Charles Wicksteed)是唯一神教派的牧师。在伦敦大学学院完成本科学业后^②,威克斯蒂德选择牧师为业。1874年,他受命接替詹姆斯·马蒂诺(James Martineau)成为小波特兰街(Little Portland Street)的教堂神父,并且在这个位子上干就是20年。期间,他在伦敦的唯一神教派圈子里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不过,从很早开始,他的活动范围就已经超越了这一有限领域。例如,对哲学的爱好,把他引导至但丁和中世纪;对伦理学和社会学的浓厚兴趣,则将他引向经济学;而与生俱来的教学天赋,使他成为早期的大学附校最成功的讲师之一^③。1897年,由于他在神学方面的研究越来越离经叛道以及对文学和哲学的热爱愈发强烈,他辞去在小波特兰街教堂的职务并以教学和写作来谋生和支撑家庭的生计。在这段时间里,他撰写了《政治经济学常识》和关于中世纪的许多重要著作。1927年3月18日,他因咽喉梗塞辞世。沉迷于工作和写作的他甚至在逝世前两天还在口授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根据赫弗德(Herford, C. H.)博士的介绍,威克斯蒂德对经济问题的最早兴趣是由于他精读了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进步与

① 利兹:英国英格兰北部城市。——译者注

②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伦敦大学学院(简称UCL),也称伦敦学院大学,是一所创建于1826年的综合性大学,也是伦敦大学联盟(University of London,简称UOL)的创校学院。创校之初名为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1836年放弃原伦敦大学校名,改名为伦敦大学学院。UCL通常被认为是继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之后英格兰第三古老的大学。UCL是第一个在招生上不论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的英国大学,被认为是英国教育平权的先锋。UCL还是第一所提供女性受高等教育平等权利的英国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学生会和大学剧院也诞生于此。——译者注。

③ University Extension: 大学附校(如夜校、函授部等)。——译者注

贫穷》而产生的。但是,他不像很多人那样为那些表面上铿锵有力实则愚昧无知的宣言所激动。他有所触动,不仅仅是其所宣传的那些,更多是进一步的质疑。他对书中提到经济现象的意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终其一生,威克斯蒂德都对土地国有化持同情态度,尽管他用于证明这一观点的理由以及他所支持的土地国有化的实际措施不同于相关的其他通常观点和措施^①。不过,他对这一改革运动早期认识的主要意义,不是使他相信公共部门以征税的方式获得一定形式的土地所有权是可取的,而是引起了他的质疑,进而使他对杰文斯(Jevons, W. S.)的研究产生了兴趣。

19世纪80年代初期,杰文斯在纯经济学理论上的创新逐渐脱离了早期的模糊晦涩。这些创新在国外受到了关注和欢迎;在国内,即便遭到凯恩斯(Cairness, J. E.)的反对和马歇尔(A. Marshall)的冷言以对,依然引起了受过教育的公众的注意。从第一次接触这些理论起,威克斯蒂德似乎就意识到其穿透力和革命意义。为了全面、彻底地了解这些理论,他通过学习一些微积分方面的课程来补充自己的数学训练。1882年,威克斯蒂德购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The Theory*

① 参见威克斯蒂德一篇非常严谨的论文:《论土地国有化——在全国自由主义联盟(the National Liberal Club)的政治经济组会议上宣读》。他写道:“我们确实不能愉快地接受亨利·乔治的简单计划,即直接剥夺土地所有者的土地,与此同时,把让他们生活在一个可以自我谋生的较为幸福的社会秩序中作为对他们的补偿。过去的数代人一直自然而然地视土地为私人财产。土地所有权不断地被转手,即使在人类的历史记忆中,相当部分土地被盗窃,盗窃者也会在社会直接批准下很快卖出并得到收益。我们不能使社会改革沦为一场‘抢帽子’(hunt-the-slipper)的游戏,叫后来者为我们掠夺他前面的那个人。如果我们向他支付赔偿,我们或者一次性地从当代人筹集资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发起一场大规模的各类财产的继承人的捐赠活动以资助国家——这恐怕是一种不会得到回应的呼吁,或者我们必须买下土地所有者的全部产权,使我们自己背负起足以耗尽此后多年从土地上可以获得的全部收入的债务。”威克斯蒂德希望通过赋税使土地逐渐转为国有,并针对未来可能发现矿产的土地产权适当地修订法律。

of Political Economy)第二版。这本书是当今作家必备的书籍。威克斯蒂德几乎在这本书每一页的空白部分都写上了评注,充分展现了他对这一理论深刻而广泛的思考。在杰文斯的主要贡献——价值的效用理论中,他发现了一个能够建立经济分析系统的基础,其细节比任何已有的研究都更严谨,应用范围和影响也更为深远^①。

威克斯蒂德对理论经济学的第一个贡献是把杰文斯的经济分析应用到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1884年10月刊登在一份社会主义杂志《当代》(Today)上的一篇关于《资本论》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仅是一种批判,更是单独对价值效用理论的阐释,而且补充了重要的新的推理分析,在不止一个要点上推动了这个新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其中,劳动价值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这篇文章所运用的例子是作为一个更全面的理论的特例来解释的,因此更能够令人信服。“对社会来说,一件外套不会因为其制作的时间8倍于一顶帽子而它的价值是一顶帽子的8倍……社会之所以愿意用8倍的时间制作一件外套,是因为它产生的价值将会是帽子的8倍。”^②这是远在庞巴维克(Böhm-Bawerk)和帕累托(V. Pareto)之前对马克思理论的第一次科学批判——它至今仍在许多方面具有权威性。(他的文章引起了一场争论)这一争论因一个充满自信的人而展开,它不是源于自欺或不成熟的假设,而是因为他掌握了一些基本材料。那时的一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先生做了一个

① 见《政治经济学常识》前言以及杰文斯写给《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词典》和《经济杂志》的论文(英文版第801—813页)。

② 同上(英文版第718页)。

引起争论的回应。但是,正如萧伯纳先生随后所述^①,他最终还是被威克斯蒂德说服了,承认自己是错误的。他也是第一个承认威克斯蒂德对他的答复的意义并不在于内容本身,而在于对杰文斯理论的进一步说明^②。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威克斯蒂德的答复是对由价值效用理论所引发的概念的有关性质的最早认识之一。

1888年,威克斯蒂德开始尝试更多的富有建设性的阐述。在这一年,他出版了《经济科学入门》一书,试图重述并更详细地阐述自己从杰文斯那里所学到的理论的基本精义指导。这本书是一本明确翔实的介绍。它对极限率这一概念进行了长达40页的详细数学阐述,为应用这些概念解释交换价值以及在随后的讨论中的每一步丰富和细微的推理拉开了序幕。或许,在经济理论史上,此书之所以闻名,主要因其引入了“边际效用”——奥地利用语 *Grenznutzen* 的一种翻译——这一术语,作为对显然容易导致认识混乱的杰文斯的“最终效用”的替代。但是,这本书不仅仅在经济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性,它至今仍在相当程度上具有适用于教学的价值。从那时至今的所有关于价值效用主题的著作中——其中一部分是威克斯蒂德写的——此书一直是最具实用性的介绍之一。其他的介绍性书籍也许更易阅读,也更能取悦学生,但是,没有哪本书能比这本书更多地运用数学计算来使人真正获得领悟和理解。当然,从广义的层面看,边际效用递减的一般概念本身是简单易懂和容易理解的。但是,当边际效用理论进一步运用在价格决定问题上时,至少对于非数学家而言,这一概念却变得

① 《泰晤士报》,1927年3月27日。

② “杰文斯学派对马克思的批评:一个回答”(本书第602—604页)。

令人难以捉摸,许多经济学家陷入了荒诞的曲解之中。如果读者不具备微积分知识,威克斯蒂德的著作就具有巨大优点。他用异常严谨和精确的语言阐述经济理论,任何正常的专心阅读此书的人,都不可能对这类理论产生错误的理解^①。

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在经济学家中获得了好评。对威克斯蒂德而言,这是一步大跨越,意味着他在国际上深奥的纯理论学术圈里取得了一席之地。他受到了埃奇沃思(Edgworth, F. Y.)的赞许;而伟大的帕累托,一位在维护纯理论神圣权利方面最不愿妥协的守卫者和最挑剔的批评家,在撰写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的第一部分“纯粹经济学”时,在他的参考书目中将此书置于显著的位置。但是,对于一般大众而言,威克斯蒂德的这一著作却不太成功。严谨的阐述和对难点决不让步的处理方法,导致这本书难以普及。尽管这是一本面向非数学家的数理经济学导论,它也的确像所承诺的那样——使那些缺少微积分知识的读者通过易于理解的推理,完全明白主要的命题,但可惜的是,能够理解这些内容的非数学家仍然数量极少。

在《经济科学入门》的前言中曾提到,如果此书满足了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要求,作者将继续撰写这个学科其他分支的类似导论。但是看起来,这项计划已经被放弃了。威克斯蒂德接下来的一本著作并非导论性的,结构不那么单一。这便是1894年发表的著名

^① 《经济科学入门》中的一些主要定理和《经济学季刊》上刊登的“关于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的路径”(英文版第734—754页)随后都被收录进《帕尔格雷夫词典》第一版中。见本书第623—632页的“初级数理经济学”、“经济数量的范围”、“效用的程度”、“效用的最后程度”等词条下的相关论文。

的《论分配法则的协调性》(*Essay on the Co-ordination of Laws of Distribution*)^①。

19世纪90年代初,理论经济学研究的重心开始从狭窄的商品价值问题转向更为广泛的分配问题,或者称之为生产要素的定价问题。杰文斯及其国外革新者们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作为一种粗略的近似,价格是可以由“最终产品”来说明的。但是,当涉及价格在产品生产中同时投入的不同生产要素之间进行分配的比例等一些更为深入的问题时,该理论就没有办法进行令人满意的解释了^②。而这恰是《论分配法则的协调性》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威克斯蒂德提供的解决方案正是后来为人们所熟知的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如果将拟分配的产品记为 P ,依照威克斯蒂德的表述,“参与产品生产的任何要素 K 可以要求获得的……,将是每个单位为 $\frac{dp}{dk}$,其总份额为 $\frac{dp}{dk}K$ ”^③。

这篇论文一经发表,将边际生产力的概念用于分析生产要素价格的做法立刻为诸多思想先进的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就像19世纪70年代初期由杰文斯、瓦尔拉斯(Walras, L.)和门格尔(Menger C.)提出的价值的效用理论一样,19世纪90年代初期,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迅速开始流行,随后由克拉克(Clark, J. B.)等人提出了

① 最近,这篇文章被列入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和政治学丛书珍本重印系列》第12期,予以再版。

② 门格尔在他1871年撰写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一文中清晰地指明问题的本质,尽管他所提供的解决方案随后就被证明难以令人满意。1876年,瓦尔拉斯的生产方程提供了一个特殊假设下有效的解决方案。维塞尔(Wieser)在其《经济价值的来源和主要规律》(1884)和《自然价值》(1889)中指出一般解的必要条件。但是,直到19世纪90年代,一般形式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才得到系统化的阐述和讨论。当然,作为一个对特定问题的解,它与李嘉图(Ricardo)、兰菲尔德(Longfield)和屠能(von Thunen)一样古老。

③ 前面所引书,第9页。

各种不同的变形。然而,这篇论文的主要论点——如果每种要素都按各自的边际生产力获得报酬,各种参与分配的要素所获得的报酬总额将耗尽总产品全部价值,换句话说,在这个意义上,边际生产力分析对分配问题给予了充分的解释——却没有因此得到普遍的认可。

不过,分配的生产力理论获得普遍认可,始终是与对《论分配法则的协调性》这篇论文的争论联系在一起的,即便在今天,它仍然是争论的主题^①。几年后,由于埃奇沃思和帕累托的批评,威克斯蒂德开始不满意自己的证明,认为边际生产力分析是一个不成熟的综合,并最终在《政治经济学常识》中宣布收回这个理论。然而,他不满足的原因主要在于技术和数学证明方面存在缺陷。尽管有时候确实是这样,但是,认为他已经放弃了生产力分析的想法是错误的。可以肯定的是,《政治经济学常识》中的解决方案与此前论文中的观点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别,以致可以认为此前的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正如希克斯先生最近指出的,有时候一个理论要做到逻辑上无懈可击,所要做的仅是一个非常细微的修正。威克斯蒂德的命题不是不正确;唯一的批评是认为其陈述不够完整,使它没有达到作者原先假设的那样全面和彻底。这些问题在新的理论中不是非常严重的瑕疵,所有人都无法做到如自己所想的那样接近目标。

^① 见希克斯(Hicks, J. R.):《工资理论》的数学附录部分(i)和《边际生产力和变化的原理》,《经济学》,1932年2月,第79—89页。在这些论文中,希克斯先生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作出了最终解答。值得重视的是,威克斯蒂德在1905年给出的课程讲义大纲(本书第706—717页)中引用了他对帕累托和埃奇沃思的批评的明晰的答辩(本书第312页注释)。威克斯蒂德继续采用《论分配法则的协调性》论文中的一般方法。这显然说明威克斯蒂德并不认为这些批评否定了边际生产力的一般原理,他认为解出了“错”仅仅说明数学证明的形式需要改进。

这篇论文发表后的16年里,威克斯蒂德在经济理论方面出版的论著较少。1905年刊登在《经济杂志》(*Economic Journal*)上的对杰文斯的《经济学原理:社会工业结构论文残页及其他论文》和1906年对帕累托《经济学教程》的两篇评论构成了他这一时期的全部发表文章。但是,在这期间威克斯蒂德反复思考比之前他已尝试的论述更广泛的理论综合,并在1910年出版了这一领域的杰作——《政治经济学常识》。

以如此简短的篇幅来概括这本书并非易事。书名本身的含义聊近于无。实际上,从来没有过一本此类著作会有如此不幸的命名^①。这本书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常识”,也并非政治经济学。相反,它是以非数学的语言对纯经济学中所谓的边际理论的技术和哲学难题所进行的最全面的阐述,它以多种语言出版。在这一领域,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主要著作是维塞尔(Wieser, F.)的《社会经济学》(*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Wirtschaft*),但是,即便是维塞尔,也与马歇尔等其他构造“体系”的作家一样,尽管覆盖了一个相当宽广的领域,但在细节上从未达到《政治经济学常识》相同的深度^②。

① 罗宾斯对《政治经济学常识》(*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这一书名的遗憾,似乎是没有充分理解在威克斯蒂德心目中“常识”(Common Sense)一词所具有的深刻含义而导致的误解。英国博物学家、教育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在《自然科学史的教育价值》(*On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Natural History Sciences*)指出“Science is, I believe, nothing but trained and organised common sense.”(在我看来,科学的意义无他,不过就是有纪律、有组织的常识而已)。威克斯蒂德的《政治经济学常识》一书于1910年初版,取名(*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显然是接受了赫胥黎的这一说法。这一书名看似谦抑,其实作者是很自负的:“在旧墙里盖起了新的神殿”。——译者注

② 在这部分可能被提及的另一著作是苏尔特泽(Sultzter)的《经济基本规律》(苏黎世, 1895)。这本非凡的论著似乎完全没有引起注意,但是,在许多方面,它足以和威克斯蒂德的书一起作为近些年逐渐崛起的这一派思想的先驱。

本书的目的有两个。其一,尝试系统地阐述价值的效用理论,使即便之前没有任何经济分析知识的读者,也能够获得“对商业和产业领域的详尽理解”;其二,试图使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学生“相信在这个理论体系中,任何特殊或非同寻常的特征不应被视为鲁莽的创新或是异端邪说,而是这些年最好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教学已经完全包括了的并得到明确认可的”^①。像往常一样,威克斯蒂德并未自称做出独创性研究。的确,他不承认自己所作的工作已经十分出色的说法,但是,他明确地希望他的研究可以使人们进一步理解经济学因最近40年来的讨论而带来的变化:

我相信,杰文斯深入思考后的理论重构比即使是那些自认为已经完成它的人的一般认识还要走得更远。由于附着于传统的术语、编排和分类方法,这掩盖了业已发生的理论革命。可以这么说,是在旧墙里盖起了新的神殿。人们如此虔诚地保留和尊重故有的框架,是因为这些建造者们经常以为自己仅仅需要对古代的建筑做些修葺和加固,因此,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宫殿。我将在本书中试图说明,坦诚地承认这些事实的时代已经来临了。^②

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边际分析的系统阐述。从

① 见第12页。

② 见第12页。

家庭管理经济学的分析入手,全面系统地考察了被德国人称为自然经济(*Naturalwirtschaft*)的原则。随后对支出的边际和极限率进行了详细的解释,相对于现代经济理论的所有文献,这些解释显得无比清晰和精确。阿林·杨(Allyn Young)教授曾在《美国经济评论》上撰文评论此书:“从未有人对边际的含义做出如此明晰的(非数学化)解释,也从未有人对那些认为不可分商品为边际分析设置了难以克服的障碍的人,给出如此有效的驳斥。”^①这些分析展现了包括货币和交易的各种现象,充分阐释了“交换经济”(Verkehrswirtschaft)中经济因果的含义。这本书系统地考察了市场、收益、利率以及在更高层面上的分配和生产成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以此为基础,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展示经济均衡的概念。

本书的第二部分——被描述为“浏览性的和评论性的”——包括一系列对分析更为技术性问题的专门研究。在这一部分中,一开始先以精确和严谨的态度探索对边际效用和总效用概念的图表化描述,它与那些甚至是受人尊敬的教科书上的粗略处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之后是对供给曲线和市场的专门研究,并对递增和递减的报酬及其与租金理论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在这其中充分阐释并发展了《论分配法则的协调性》一文中的一些附属性定理。

最后,在第三部分,利用先前章节已详述的基本分析体系来阐明特定的实际问题——如住房、失业、财富再分配、税收、土地国有化、社会主义等。与前文相比,这里的论述较为粗略而且零散。不过,为本书

^① 《美国经济评论》,1881年。